

本足
蘇子由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蘇子由欒城後集引

子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歸，寓居穎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凡二十四卷。眉山蘇氏子由書。

蘇子由欒城後集目錄

卷一 詩

次韻子瞻感舊……………一
 次韻題畫卷四首……………一
 山陰陳迹……………一
 雪溪乘興……………一
 四明狂客……………一
 西塞風雨……………一
 送姪邁赴河間令……………二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二
 傅銀青挽詞二首……………二
 大雪三絕句……………二
 和王晉卿都尉茶糜二絕句……………二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馮宣猷……………三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三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三

蘇子由欒城後集 目錄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三
 蔡州任氏閔世堂……………四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四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七
 郊祀慶成……………七
 次韻姚道人二首……………八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八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并引）……………九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九
 次韻姚道人……………一〇
 次韻石芝（并引）……………一〇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
 二首……………一〇
 讀史六首……………一一
 和子瞻雪浪齋……………一一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一

蘇子由樂城後集 目錄

寒師嵩山圖(并引).....	一一
望嵩樓.....	一一
思賢堂.....	一二
阻風.....	一三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一三
次韻子瞻江西.....	一三
雨中遊小雲居.....	一三
卷二 一 詩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一四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一四
次韻姪過江漲.....	一四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一四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一五
天真堂.....	一五
康樂樓.....	一五
筠州州宅雙蓮.....	一五
奉同子瞻荔支歎.....	一五

次韻子瞻梳頭.....	一六
勸子瞻修無生法.....	一六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 華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	一六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 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一六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 惠州還過高安送歸.....	一六
東西京二絕.....	一六
唐相二絕.....	一七
寓居六詠.....	一七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一七
次遲韻二首.....	一八
次遠韻.....	一八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一八
次韻子瞻過海.....	一九
過姪寄椰冠.....	一九
寓居二首.....	一九

東亭	一九
東樓	一九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一九
浴罷	二〇
次遠韻齒痛	二〇
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	二〇
次韻子瞻獨覺	二〇
次韻子瞻夜坐	二一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二一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二一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二一
且起理髮	二一
午窗坐睡	二一
夜臥灌足	二二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二二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二二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	二四
答吳和二絕	二四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二四
求黃家紫竹杖（并引）	二四
賦豐城劍	二五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二五
卜居	二五
和子瞻過嶺	二五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	二六
卷三 詩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二六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二六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二六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二六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二七
寄題登封揖仙亭	二七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二七
十一月十三日雪	二七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并引）	二七

蘇子由樂城後集 目錄

遷居汝南……………二八
 索居三首……………二八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二八
 任氏閱世堂前大楹……………二九
 贈蔡獻居士……………二九
 癸未生日……………二九
 白鬚……………二九
 寒食二首……………三〇
 潁川城東野老……………三〇
 汝南示三子……………三〇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三〇
 思歸二首……………三一
 萬蝶花……………三一
 春盡……………三一
 夢中詠醉人……………三一
 立秋偶作……………三二
 汝南遷居……………三二
 寄內……………三二

病愈二首……………三二
 九日三首……………三三
 立冬聞雷……………三三
 將歸二首……………三三
 示資福論老（井引）……………三四
 三不歸行……………三四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潁川……………三四
 次遲韻寄廷遜……………三五
 次遲韻對雪……………三五
 還潁川……………三五
 題郟城彼岸寺二首……………三五
 文殊院古柏……………三五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三六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三六
 晝東齋……………三六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三六
 盆池白蓮……………三七
 詠竹二首……………三七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三七
初得南園	三八
移竹	三八
記夢	三八

卷四 詩

晝居五首	三八
再賦晝居三絕	三九
歲莫口號二絕	三九
雪後小酌寄內	三九
喜雨	三九
收蜜蜂	四〇
養竹	四〇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井引)	四〇
雨病	四一
施崇寧寺馬(井引)	四一
南堂新鑿花壇二首	四二
夢中謝和老惠茶	四二

新霜	四二
戲作家釀二首	四二
冬至雪	四三
歲莫二首	四三
春後望雪	四三
除夜	四四
喜雨	四四
甲子日雨	四四
新火	四四
次韻和人詠餘曠	四四
閑居五詠	四四
杜門	四五
坐忘	四五
讀書	四五
買宅	四五
移竹	四五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	四五
歸報未開戲作	四五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
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
贈之……………

春深三首……………四六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四六

再次前韻示元老……………四六

築室示三子……………四六

開窗……………四七

遷往泉城穫麥……………四七

送元老西歸……………四七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
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
為父老言之戲作……………四七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四七

題韓駒秀才詩句……………四八

秋社分題……………四八

釀重陽酒……………四八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四八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
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懸楊
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四八

九日獨酌三首……………四九

泉城田舍……………四九

卷五 雜文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并引）……………四九

和子瞻歸去來詞（并引）……………五〇

穎州擇勝亭詩（并引）……………五一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并引）……………五一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并引）……………五一

沐老圖贊……………五二

香城順長老真贊（并引）……………五三

自寫真贊……………五三

六祖卓錫泉銘（并引）……………五三

代李樵臥帳頌（并引）……………五四

夢齋頌（并引）……………五四

抱一頌（并引）……………五四

卷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五五

卷七 歷代論一

堯舜……………六三

傅說……………六三

周公……………六四

五伯……………六五

管仲……………六六

知罃趙武……………六七

漢高帝……………六七

漢文帝……………六八

漢景帝……………六九

卷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六九

漢昭帝……………七〇

漢哀帝……………七一

漢光武上……………七二

漢光武下……………七二

隗囂……………七三

鄧禹……………七四

李固……………七五

陳蕃……………七五

荀彧……………七六

賈詡上……………七六

卷九 歷代論三

賈詡下……………七七

劉玄德……………七八

孫仲謀……………七八

晉宣帝……………七九

晉武帝……………八〇

王衍……………八一

羊祜.....八二

卷十 歷代論四

王導.....八三

符堅.....八四

祖逖.....八五

宋武帝.....八六

宋文帝.....八七

梁武帝.....八九

唐高祖.....九〇

唐太宗.....九〇

狄仁傑.....九二

卷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九三

姚崇.....九四

宇文融.....九五

牛李.....九六

郭崇韜.....九七

馮道.....九八

陸贄.....九九

兵民.....一〇〇

燕薊.....一〇一

卷十二

穎濱遺老傳上.....一〇二

卷十三

穎濱遺老傳下.....一一一

卷十四 冊文

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進冊文劄子

附).....一二一

詔

改圍陵為山陵手詔.....一二三

擬答西夏詔書……………一二三

策題

擬殿試策題二首……………一二四

卷十五 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二五

劄子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二六

敘

元祐會計錄敘……………一二七

收支敘……………一二九

民賦敘……………一三〇

卷十六 劄子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一三二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一三四

乞賜張宣徽諡劄子……………一三六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三六

論黃河軟堰劄子（申三省狀附）……………一三七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一三九

待罪劄子……………一四一

卷十七 表記劄子狀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一

笏記……………一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二

笏記……………二

辭門下侍郎劄子……………二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三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四

進郊祀慶成詩狀……………五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五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六

卷十八 表狀疏

汝州謝上表……………十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八
明堂賀表……………八
雷州謝表……………九
移岳州謝狀……………九
南郊賀表……………九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一〇
復官宮觀謝表……………一〇
謝復官表二首……………一一
謝復墳寺表……………一一
皇太后上仙慰表……………一二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一二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一三
大行太皇太后上仙功德疏……………一三
皇太后上仙功德疏……………一三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三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四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一四

卷十九 青詞

京師……………一五
高安四首……………一五
龍川二首……………一六
閩阜……………一七
許昌三首……………一七

祝文

嵩山祝文……………一八
汝州謝雨文……………一八

卷二十 祭文

祭張官保文……………一九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九
祭亡壻文逸民文……………二〇

再祭張宮保文	二〇
祭亡嫂王氏文	二一
祭入新婦黃氏文	二一
北歸祭東塋文	二二
再祭亡嫂王氏文	二二
再祭入新婦黃氏文	二二
祭范子中朝散文	二三
祭王子敏奉議文	二三
祭亡兄端明文	二四
再祭亡兄端明文	二四
遣适歸祭東塋文	二五
祭黃師是龍圖文	二五
祭范彝叟右丞文	二六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二六
祭遺遙聰長老文	二七

卷二十一 雜文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二七
------------	----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二八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二八
王子立秀才文集序	二九
六孫名字說	三〇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三一
書楞嚴經後	三一
書金剛經後二首	三一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三二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三三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三四

卷二十二 墓銘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三五
-----------	----

卷二十三 碑文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答公子叔弼書）	四三
------------------	----

卷二十四 雜文

蘇子由樂城後集 目錄

巢谷傳·····	五三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五四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五五
逍遙聰禪師塔碑·····	五七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五八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箏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爲我忝丞轄，寘身願井涼。（子瞻每欲爲國守邊，願不敢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子瞻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日糧，教教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臥對鄰人氣已真，晚依邱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雪溪乘輿

一亟往過歸真曠哉！（聲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客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雨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遙知夜宿蛟人室，浪卷波分不著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馬學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鞏回原廟初移蹕，鷲集西癰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傅銀青挽詞一首

名自烏臺發，思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爲沾襟！

其二

丹旄國西門，茅廬濟水深，官清貧似舊，名重歿猶存，臺閣傳遺懿，交遊拭淚痕，恩君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二絕句

閨歲窮冬已是春，當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稍淨天街一尺塵。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問天此意亦茫茫。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巾曾奏五行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茶蘼二絕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楸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解翦金檠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楸花耳。）

後圃茶蘼手自栽，清於芍藥穢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

懶從朝謁事駢駢，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書舊，天教築室俟來歸。
(石公熙載舊宅，張氏頃加修完，公得之以成歸計，類非偶然者。)肩輿尙肯追春色，(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暉。
所至成家即安隱，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
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其一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
壯年不見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
邊防觸處竦先聲。傷心擊舸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唐元翰中大挽詞一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嗽察，所至自安平。
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繼亦公卿。

其二

十年初見范公圍，知與錢塘結弟兄。
樂易向人無不可，疎慵憐我正忘言。
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近藩，
無復放懷譁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
(子瞻兄始與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還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來相過，子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守洛州，及奉使契丹，元翰復守滑臺，皆接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二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
壽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其一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其二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如？學術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欵獻！

蔡州任氏閱世堂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嶺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遺言於斯葬，存沒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彊梁願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木裁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瓦。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廈。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遠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二十年，懶性祇如茲。偶然踐黃闥，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其一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自我作歸計，於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其二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其四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少壯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永與狂心違。

其五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有寓均建成，且志昔日言。

其六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其七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墟，泯滅俱無情。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奪傾。驚雷震朱夏，鮮能及秋鳴。得酒且酣飲，問誰送死生？

其八

明月出東牆，萬物含餘姿。孤蟬庇繁蔭，衆鳥棲高枝。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爲？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其九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勿言湖山美，永與平生乖。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樓。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闕里從參同。

其十

羌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詔書止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其十一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
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報君要得人，被褐信懷寶。斯人何時見，卽上歸耕表。

其十一

春早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眎禾田，父老有好辭。秋陰結愁霧，似欲直敗茲。冥冥入天際，影響良不疑。精識發中禁，慙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其十二

天廚釀冰池，搖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釀百不醒。鸞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頽然雖無譴，因謝出囊穎。回首愧周行，羣英粲彪炳。

其十四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當官不避事，無事輒徑醉。平生自相許，兄兄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其十五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埽習禮述。三已竟無怨，心伏鷲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功名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其十六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清晨委羣動，永夜依寒更。低帷闕重屋，微月流中庭。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其十七

南方有貧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汗屠酒中，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弓。

其十八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愧陶翁餓，雖饑心不惑。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惜哉委荆秦，忍饑長默默！

其十九

我有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己？斂然不求人，而我自疊取。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江行眎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網起萬目，魴鱖皆可止。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其二十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攜手初逃秦，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爲諸呂勤？嗟我千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兄詩有味劇篇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在省中）南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飯歡有餘，去歲此時初到穎。

郊祀慶成

咸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報，儀自祖宗傳，講義金華久，（近有旨講讀官訓，釋祖宗齋祠故事十五條，日陳於前）齋心玉食鮮，秋成通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陝西河東極邊尤甚）塵卷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一

跳疆寇，（西羌入寇環州，邊吏邀擊敗去。）
珠來渡海船，（高麗使前十日到關，預觀大禮。）
人和神亦答，物備禮誠全。
廟室開深謁，郊邱對廣園。
翠帷新祕殿，寶仗溢通廡。
周冕裘繪儉，（周禮太裘而冕以祀天，有司欲爲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繪代之。）
唐車保介使，（五輅有正，觀款志，進退安重，奔世所寶。）
導前多舊德，迎拜或華穎。
薦潔求陰燧，馳誠寄燎煙。
垂精粲星斗，望秩遍山川。
降輅追前躅，回班戒弗虔。
徹細深屈體，屏蓋切承天。
（上至大廟門，降輅步入齋殿，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褥三事，皆循祖宗故事，而去繖特出上意。）
瓣谷灰初應，（媿室吹灰久廢不講，近太史考求遺書，復修其法。）
扶桑日欲躔，
旌旗逐風轉，歌舞送天旋。
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
矜愚開罪罟，釋欠靖民編。
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
東朝歸福胙，南極本高仙。
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
劬勞就聖德，謙畏絕私權。
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
下臣叨進玉，隨見頌誠然。
（臣於景靈郊邱，實進玉幣。）

次韻姚道人二一首

西山學探薇，東坡學資羹，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
朋友日已疎，止接盲瞶生，嗇智狗所安，元氣賴以存。
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
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溫，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
何日新雨餘，得就季主論。

高人隱陋巷，至藥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
本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
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
嗟我本病肺，寒暑隨翕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
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
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諸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
儀麟既委照，永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三元扈從觀燈二一首

虜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爭看珮輿金鳳凰。

鐘聲。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頃奉使契丹墜馬傷足，已三年矣。）忽記上元鑿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并引）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爲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葉無數，聞有老道士劉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友爲美煥，問其意，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澣也。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一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平生，固嘗疑公神仙中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薛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斐叔弼。

思穎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對老知。昔葺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一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稱賢。

其二

約己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恩澤少，先后禮容虛。（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爲請，德音輒深自菲薄，不

敢當而止。原廟因前室，（有司將築神宗皇帝神御，有詔自處治隆，以成就宣光。）中朝避冊書，（頃歲將受冊寶，當御前殿，謙避不欲，遂退卽後殿而已。）功名不勝紀，四謚數猶疎。（近以四謚進呈，上數曰：「太皇太后盛德，豈四謚所能盡！」）

次韻姚道人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忽返，近出詩仙句句奇。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韻石芝

（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間石上生紫藤，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入韻記之。元祐八年，子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耳。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晞石上遍生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籠蕉囊海神戶；（戶止也，左傳屈落戶之。）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爲知我超諸數。此身不願清廟湖，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擅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壯志方淩厲，遺書忽數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其一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我出詞綸。京尹聲初泐，樞庭迹尙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其二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其三

賈生料吳楚，竟罄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其四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其五

安石善談笑，揮塵却符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其六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人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遠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窗中繡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簞笠尙帶風雨痕；高齋雲浪卷蒼石，北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彤霞點空來羣羣，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煨不焚，眇眇中外絳錦紋，冥然物我無復分，不出不入常氤氳。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虻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勛，爾來僅能破虜軍，我經生日當益勤。公稟正氣飲不醺，梨棗未實要鉏耘，日云莫矣收桑粉，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淒焮，萬事過耳今不聞。登真隱訣云：「日中青帝日照龍輜，其夫人曰芬，豔髮。」

蹇師嵩山圖

(并引)

葆光法師蹇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警桓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子昔嘗遊焉，峰嶺徑遂觀，剎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與子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尙強，可以一往，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爲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後，試覓神清古洞天。（神清洞事見上）

望嵩樓

(在汝州)

連山郭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爲太室容。西山爲我低，少室見諸峰。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山中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汎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菰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潸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

（自汝還筠八月過真州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萬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塌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峰嶺，食盡行將饑；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沂要有時，沂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客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求生，偶然瀕海少氣氣，復有福地客躬耕，諸侯歷聘謝魯叟，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入竇下視鴻毛輕。俗緣漸覺冰雪解，元氣乍復蛟虬瘳，遠遊脫屣入蓋竹，初怪長史留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還家不用劍閣銘，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事，不願與世平不平。

次韻子瞻江西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瀧，灘頭舊寺長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霞龐，便令築室修畦疇，往還二老筇一雙。予與筠州聰長老有十年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斤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劍輕漚，笑語曾未

畢，風雲遽誰收？舟入指松檜，古剎依林邱。老僧昔還住，晚飯迎淹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闔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盤，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卷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爨下薪，凍合瓶中冰。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成亦巖邑，燈火高下層。頭隨舊所識，天寒髮鬢鬢。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爲陵。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鋪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雲，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插，西舍原蠶未及眠。獨棹扁舟趁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暫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臥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淳白比琳琅。思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瀆。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雖幸廩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羈分遵陸。室誦曾子還，城謳華元朔。中情久岑寂，外物競排戚。設心等一茲，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尙存。

其二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爲疎。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佳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遙想千車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宦遊問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瑀琢世標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屐，漪漣極目卷漁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他。

筠州州宅雙蓮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此並新粧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藥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猶疑。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數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糖宿火却霜霞，結子僅與黃金侔。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清瓊膚甘且滑。北遊京洛墮紅塵，簪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爲葍菜，欲及炎風朝露勻。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顧。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雷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苗，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近有道士相教拔白後，以水火養之，當不復生，故以爲答。）

勸子瞻修無生法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寵漫施功。掌中定有蒼摩在，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留掣電，更須淨戒拂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筵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萑葉鋪。世說華開難值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限鬚。更爾屈蟠增瘦硬，他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愛之欲吐玩，恐爲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局。爲許先師傳後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澗松青。

東京二絕

親祀甘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交妃何預詞臣事？指點譏訶豹尾中。犀著金槃不暇嘗，更須石上搗黃梁。數錢未免河東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卻月中，已得惠妃歡喜見，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鬚少年士，可憐未識玉奴兒。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首藉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藥，眼暗讀書難。

其一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須求別種，尙欠剝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豔明。

其二

鄰家三畝竹，蕭散倚東牆，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深聞毀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其四

弱榴生掩冉，插竹強支叉，旋壘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持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其五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子，危冠兩昂藏，出欄風易倒，依草枯不彊，後庭花草盛，憐汝計興亡。（

或言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

其六

西鄰分半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艱難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羣牛。（

山中澗谷枯竭，汲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仗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一首

蘇子由藥城後集 卷二

老罷子卿還屬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際？顛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因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此說見佛書）

山連上帝朱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此敬危空比夢，年來瘴毒冷如冰；圖書一笑寧勞客，音信頻來尙有僧；梨棗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選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萬里修烝嘗。三子留二子，蒿少道路長。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餼糧。誰令南飛鴻，送汝至我旁。飢寒不能病，氣紆色亦康。拊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力耕當及春，無爲久南方。還家語諸女，素剛非王章。

其一

世事非吾愛，物理有必至。常暘百川竭，願亦防雨耳。陰陽相糾纏，反覆更自治。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長子念衰老，遠行重慙愧。疎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但聞事日新，未覺吾有異。器鎗本自出，落角徒不遂。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選韻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吾兒雖懶教，擢穎旣冠後。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間岫。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暫時鴻雁飛，迭發填篋奏。更念宛邱子，頽然何時覲？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違喜。連

床聞動息，一夜再三起。沂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已。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蝦，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艤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借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龍獎廟甚密，俛首姑爾容。衆人指我笑，韞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爲儀。垂空旋取海椰子，（蜀中海椰子，卽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東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一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粗有歸，一軒臨路閱奔馳。市人不憤頻回首，坐客相諧便解頤。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茅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東樓

月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颶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颶風）舶客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達同賦

客背有芳藪，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枿。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菱。小堂劣容臥，幽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市。窺牆數柚實，隔屋看柳葉。慈菴獨茲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子髮櫛無垢，身垢要須浴。顛躋本天運，憤恨當誰復。茅蒼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癯瘁，氣血尙豐足。微陽閱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東薪，堅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石泉潄巾幌，土釜煮桃竹。南窗日未移，困臥久彌熟。華嚴有餘秩，默坐心自讀。諸塵忽消盡，法界了無矚。恍如仰山翁，欲就鷓鴣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達韻齒痛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敝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曠焦牙，風來動危擗。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開瘦以詩見寄次韻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安夜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掛漸擬同蝙蝠。衆笑忍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入俗。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山蕨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一僕。此身所至卽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鵠。

次韻子瞻獨覺

咄咄書空中有怪，內熱搜膏發癰疥。羹藜飯芋如固然，飽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卽行李。夜長却對一燈明，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爲吹餘瘴，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淒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吉。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淒涼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匝，幸免鄉閭取。罪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痕。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念辛勤，贈此攜且倚。他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日一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伏苓抱長松。顛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爲一通。洗沐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近聞西邊將，袒裼推馬鬣。歸來建赤油，不復儕伍同。笑我守尋尺，求與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窗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暗窗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頽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塞帷願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冰消不遺壽。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侵尋入四

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臥灌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洩，亦無徒跣憂。口客久未安，集舍占鶻鷂。念昔使胡中，車馳卒不留，貂裘遡北風，十襲猶颼颼。中塗履冰河，馬倒身自投，宛足費馮翼，千里煩鞵鞣。十年事湯剌，風雨氣輒浮。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疎，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道重字韻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永嘉鐵輪重。弟兄六十老病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猪肝同閔仲。大男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鬻。低眉語笑接隣父，彈指吁嗟到巖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逡巡應復從。莫驚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炫文章供世用。穎川築室久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牆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爲薄厚。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其一

閉門不復出，茲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爲戎。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其二

蕭蕭髮垂素，晡日迫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氣時卷舒。歲惡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將

掃道上塵，先拔庭中燕，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其四

夜夢被髮翁，騎驢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闐然款我堂；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衰罷百無用，漸以圜斲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其五

海康雜蠻蜒，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閩閩，願先化衣冠；衣冠一有取，其下胡為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彈。提提為鷲中，見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袒裼知惡寒。

其六

佛法行中原，儒者恥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生子多穎悟，得報豈汝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誰為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其七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其八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此觀一日成，袞袞通法流，竿木當自隨，何必返故邱？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其九

鋤田種紫芝，有根不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臾忽長茂，枝葉行可待。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煎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三間剝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
憤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留恨與嵇康。
(子野昔與李士甯縱遊京師，與

藍喬同客會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山九日氣如蒸。偶逢閏月還重九，猶熱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尙相尋。直須便作鄉關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勢，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

(并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爲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爲伐藤而見竹，瀝弱無可爲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爲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瘁如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爲宅，愛此風稍時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陰一豁新筍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爲閑甕。

賦豐城劍

(北歸途中作)

劍氣夜千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雷彼知我，勉爲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旣報之德。豪傑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風雷，歸當臥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取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德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其二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會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棗華。

卜居

我歸萬里初無宅，風去千年尙有臺。誰爲遠池先種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僮語，脾病縈纏帶瘴嵐。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氈氍。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

嶺頭廬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卷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勳。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一言消橫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會非遠，長瞻輦洛雲。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春風開閉壘，朝露溼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一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鳳翼低迎日，龍鬚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締盡露巾。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支長。出租悲無憾，因山險有光。他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牆北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開人共怪，神去夜深還。白雪微侵鬢，丹砂久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其一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歲識嚴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屢屐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先隣晏，攜瓢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其二

甘井元衣廟，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屨雨中行。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頗子作郊迎。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家風臺柏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疑未瞑前。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其二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蘆。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尙疎。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老成遺訓誰措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中居。山間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背路隅，明月爲裾歸來千歲孰。在無赤松老彭自爲徒。上侍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翹空虛。我欲從之駕肩輿，秋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氣節慚多士，聲華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覽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傍。

十一月十二日雪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爲虐。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尙可省鹽酪。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澤。春陽百日至，闢若蠶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聞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并序)

子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

我昔還自南，從此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人自驚顧，未聽即安處。亟逃穎州籍，來貫汝南戶。妻孥不及將，童僕具樽俎，身如孤棲鷓，夜起三邊櫺。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暫一笑，捨我西南去。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頽廢，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茹，何必溪上田，幸此足梗稌，歸心念狂簡，裁製時已莫。

索居二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其二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隳，夢嶮曾非嶮，覺迷終不迷。客居兼壯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其三

許蔡古隣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願主人過。野莽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聞諸子欲再質卜氏宅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下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願我亦何有，較子差尚賢。傾囊不復惜，掃地幸見捐。南隣隔短牆，兩孫存故廬。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蜩蟬。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填隙冗，結茅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永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幹，大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使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色。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欂櫨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獻居士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醉眠。聞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頽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穎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爲？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爲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

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瓊牆支折椽，在我不在爾。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久厭世間濁，僧舍猶存肉食慚，花折圍夫時送客，餽留孫女尙分甘；（永叔詩有爲翁寒食留錫之句。）欲遊紫極誰爲伴？長揖孤松對不談。（紫極宮有巨松，可數人抱。）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靜，名落塵寰終自慚，只畔飛蠅看尙在，鼻中醇酢近能甘；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穎川城東野老

（姓劉氏名正）

我歸穎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鬚如銀，少年推埋起黃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麋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閉目略頰伸，指我黃河出崑崙，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遍纔逡巡，嬰兒踟蹰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行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岷，還家一舍臥不晨，闔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彼南示三子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狼籍，併偷春色恣醺酣，香穠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

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槃薦送病中癘。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爲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竅。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晨炊廩粟紅，曉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其一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袁老累汝曹，愧歎心不得，磨刀鑿縷紅，洗盞酒花白，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亭亦閑習，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他人非所及。

萬蝶花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恐驚飛鬢似鴉。

春盡

（三月二十三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滅中，樹影連天開翠幕，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同讀，法酒三升是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

（四月十日夢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人相枕睡，此人心中未必空，覓爾頽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憂

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水。我今在家同出家，萬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

(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慙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我，斲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樹滋；心似死灰鬚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爲。

汝南遷居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三遷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何益？憂深貴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穿中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髮，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掃烝濕；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腊；劉根夫婦俱有道，去日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痾竟未除，炎烝度三伏，晡曖覺中虛；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黎藿得扶疎。

其二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慙丐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二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錢。黃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頽然。

其一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妻孥念應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其二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慧，野老未相嫌。但酌清樽盡，猶存薤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

（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稂稻委平陸。民飢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奮
蔚山朝隴，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感。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平明眎中
庭，松菊半摧秃。潛發枯草前，亂起蟄蟲伏。薪爇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書生信古語，洪範
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

（十月初三日作）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病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其一

爲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老罷那嫌瘦，心寬尙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論老

(并引)

子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歎曰：「雖知返流，未及如來法海，而爲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論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際。百川入滄溟，衆水皆一味，止爲潭淵深，動作濤瀾起，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罄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肩媿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戰卻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弁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遠，願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能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舊架穎結茅茨，自問此志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學太平官欲還居潁川

避世山林中，衣食芋栗，奈何處朝市，日耗太倉積，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尙許存寄秩。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就兩皆失，父子相攜扶，里巷行可卽，屋敝且圯牆，蝗餘尙遺粒，交遊忌點染，還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願未敢，爾後儻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

多憂深，永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廷選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絃敗頽。我雖久客未成歸，黍酒菘羹還潑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纔供燕；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潔。頽川歸去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

（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愛喜中，所遇一已委。平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菽，三日已于耜。號呼人誰聞，慙惻天自邇。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太速，原隰殊未被。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荐餓當逐熟，西去真納履。

遲頽川

（甲申正月五日）

昔賢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爲，不容在田野。畝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故廬已荆榛，遺壠但松檟。頽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安能爲妻孥，辛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歸休得溪渤，坐受百州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郾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柏

會看大柏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行，他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是誰家用？舟楫唯應海水宜。日莫飛鷗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遺墨消磨願陸餘，開元一一數吳盧。本朝唯有宗元近，國本長留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蕃老穉面清癯。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近，鳳去長憐北榭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農桑。南隣約賣千竿竹，拄杖穿林看笋長。

臥聞諸子到西湖，鷓鴣翩翩衆客俱。紈扇藤簪試輕快，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老夫。春服既成沂可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茸東齋

(三月十八日)

敝屋如燕巢，歲歲添泥土。泥多黠完潔，屋老終難固。沉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凡杖移故處。宵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山間，弱冠衡茅住。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苦恨無囊金，莫克償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選韻千葉牡丹二首

溪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鬪尖新。共傳青帝開金屋，欲遣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天神。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歌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有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均勻。

盆池白蓮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我住西湖濱，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閔我獨，遺我數寸根。渠水不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溫。及秋尙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麀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及爾迷未醒，方子熱正侵。無嫌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其一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將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翠旌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賣，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禧。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永慙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其二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鋤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漁，一竿寄洲島。

其三

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爲阻。心知外塵惡，且忍閑居苦。跏趺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爲我言，嬰兒出歌舞。

其四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懶拙初非悟。偶將今生脚，還着古人履。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其五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攜一觴。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

倒囊僅得千竿竹，掃地初開一畝宮。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他日記衰翁。

移竹

牆陰竹叢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筑枝懶復將。

記夢

(七月二十六日)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匙僅盈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卷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戶牖。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其二

庭方止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爲人謀，庖椹利朝食。(皂角木宜食椹)

其三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虧蔽。已令具刀鎌，稍俟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其四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狂鞭，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其五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齧齒，一完誠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二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穉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遊宦歸來四十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一絕

六十年來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寄內

(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爲燈止，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泥方滑，苔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

(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甘，年來祿又絕；天公尙憐人，歲賚禾與麥；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脈；庖廚望麩餌，甕盎思麩葉。一
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折；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繼來不遠
顧，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鉅耒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

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斂何時畢？

收蜜蜂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虞，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全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慚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未番任供口。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桷，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日摧剝，陰陽自難救。閑居翫草木，農圃卽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井引)

吾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揚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窻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除饑寒之患，旣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往從諸農夫，簞瓢銜艾，知以爲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爲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未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其一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床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澀。東家雖告貧，嚮否猶未必。

其二

偶自十年閑，非繼七人作。早歲漫云云，志大終落落。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

其四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糝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其五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盎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其六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甃師魄。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其七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爲呂憂。

其八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斷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其九

汲汲陷有爲，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誰爲三百霖，下澆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衣聞屋山落，晝說城闔閉。老羸知奈何，脾病尤可畏。中宵得暴下，亭午臥志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

(井引)

子自龍川還穎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成都來，爲子致一漢馬甚駿，日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駟，此可以備登山之乘。子愧其意，不能卻也。然馬入吾廐，輒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鄰僧道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爲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臥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車，何須歷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漢馬爲致風前馬；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言心可曉。坐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穎人，誰復爲送洗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養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爲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其一

老木不忍伐，橫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他年諸草木，成就此幽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自笑。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籩暗奪衾糲少；旱田首種未言入，敢信來年真食麩。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藥，及秋春秬稻，甘泉汲桐柏，火候問鄰媪，唧唧鳴甕盎，噉噉化黎藿，一撥欣已熟，急擲嫌不早，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尙出仕，兵廚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平生好，未出禁口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諺有入腹無賊之語）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饑涎落盤五，穎溼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竭，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甕生醴醐，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廚，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至雪

早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頽風三日發，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疊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穎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鬚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涸澄清。

春後莖雪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揜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爲害，老農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尙茫昧，朝看扶桑噉，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奈，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爲？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

歷時晝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未出門，油雲裏嵩邱。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

一冬無雷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掃但焚香。

新火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饑饉，竈敵火亦煩。昨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煙。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餅煮寒泉。斂爲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醱醑

蜀中醱醑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醅暖，猶愛未開光的皪。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床空數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案頭亂插銅餅濕。一番佳釀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伊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鏡日日銷，髀肉年年肥。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依。視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為一，莫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常病肺，納息肺自斂；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跏趺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開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愍然妻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尙可捐。」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且眠。

移竹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黽勉斤斧餘，慚愧琅玕綠。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未開戲作。

漢廟名園甲穎昌，洛川珍品重姚黃；雨餘往看初疑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功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亡。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二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蔘坐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縈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祖無心（僧維覺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慙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尙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偶有茅簷濕水陰（溼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賈古學何人貴杜林鄰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興吾孫成均來左右皆良朋爲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煖燎中林化薪蒸老夫苦貧不辦酒如灑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以多蠅爲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渴卽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苔穎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口橋居住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忽忽；三間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窗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窗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臥，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羹火入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饒，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熳熬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畫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爲親留。讀詩俛就當年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爲學，從此文章始自由。家有吏師遺蹟在，當令耆舊識風流。（伯父仕宦四十年，當時號爲吏師）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爲父老言之戲作。

秋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歎嗟。西寺衲僧并食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二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忍，略存古柏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
萬里松楸終獨往，四方兄弟亦何疑？
竹間疏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
已覺高軒慙衛賜，可憐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
久爾觀心終未悟，偶然見道了無疑；
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
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句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
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
南畝場功作，東家社酒香；
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
肯勸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蕪裏重陽酒；
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
秋嘗日已迫，收拾煩主婦；
仰空露成霜，寒庭菊將秀；
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節；
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
輕巾漉糟脚，寒泉養罌缶；
誰來共嘉節，但約隣人父；
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
他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一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
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
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
坐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

其一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
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
（舊說中秋陰晴四海同之）
清光知未泯，來歲尙無窮；
且盡樽中綠，高眠聽雨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爲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驟

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二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村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苟生牆下不知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浮雲卷去自無根。凡心漫作穎濱傳，留與他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柏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

泉城欲洽麥困困，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恥鋤耘。

卷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廷，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橫鶩，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內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蓄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骸，巉然孤峰，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申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廬，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

(井引)

昔子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子同作。時子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子既還，穎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子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今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踏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遠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卻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

已具而無桓。歸去來令！世無斯人，誰與遊？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綿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爲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援蕭艾以爲疇，蓬累而行，捐身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邱，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漬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爲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尙可期。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壘之耘耔，視白首之章，載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

(并引)

子瞻爲汝陰守，以惺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慮，死安於邱。旣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鬻，後鑿偃漉。晝設豆觴，夕張衾稠。出入濤瀾，歸宿江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毳韋，內鞞貂鼯。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瓦鹿，聚肥薪樵。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畝。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燎以脩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徒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一庶幾無愁乎？」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檐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遙，檻穽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霽濛。人

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爲？觀成于窗；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三則多，削迹拔木，其如子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憊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鰕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蓺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幾有勤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見昭穆，閩乘其輸，載未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斲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織蠶，衣則可冀，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

老聃斯沐，晞髮于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同，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中，而更千萬年，葆光

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

(并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遊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子再三。子嘗問道于公，以擗鼻爲答，子卽以偈謝之曰：「擗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頷之。紹聖元年，子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子，焚香稽首而贊之曰：「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擗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

(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煮烹濯澆，食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臥帳頌

(井引)

子瞻在黃日，以臥帳遣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子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臥，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是地獄業；安臥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

(井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曰：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

(井引)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遇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又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亡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子謫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不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亦念子，子不念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餓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

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卷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子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則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

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進而爲勇，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

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袒臂搏，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寬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感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難，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一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幾，終於精，象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葦秸，自葦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廬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蜷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

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論智，以力論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當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膾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膾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冥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極楛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取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

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忘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算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陵，食於辟纒而不顧，而不能矣，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卷七 歷代論一（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官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

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

堯之世，洪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始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旣攝事，黜鯀而用禹，洪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旣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傅說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居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

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聖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尤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

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

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滄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滄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

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舅犯曰：「我退而楚豈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一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虛制節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

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凡人，舉易世之憂，而思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罃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政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以衷甲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有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繪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因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

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亂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薄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譖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卷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聞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

頌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吟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戀？」帝詘吟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彘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彘壹費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遠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

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舊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

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劘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孽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修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一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愛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易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傅太后僭侮王后，借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茲助君。」賢頓首，幸甚。茅旣至，使尙書奏免賢，賢卽日自殺。王

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越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憂。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不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

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筆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旣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尙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尙者也。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

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

先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

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

皆知之矣。而翽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翽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翽與元王、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也。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

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魏翽、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尋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

其東，東西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刺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于天下，理極于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于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

李固立于順桓之間，內無愧于心，外無負于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竊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貴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于禍，斯已幸矣，再更上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于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鸞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

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謠訕，皆言侯覽、曹節、公乘、廝王甫、鄭廕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吏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漢高帝之于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

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

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威矣。悞乎謀之不善，荆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旣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

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背欲戰，智莊子蒍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旣遷戮矣，戮而巳，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卷九 歷代論三

賈詡下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慮

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難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詎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取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居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辜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念，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致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

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受之。雖後主之不明，而

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

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路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

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矯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尙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

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王，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

蓋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其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巳，不得已而巳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曹爽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慧，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

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

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入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尙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苦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

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以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夏，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爲，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受。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樂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樂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

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顯，何則？所全者大也。

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尙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奢侈，所以非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卷十 歷代論四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旣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

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租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賢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

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人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瓜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當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僭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孤，先安大，以待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以子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秦侈者因而斂之，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

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斂秦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也。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

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

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掠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裳之釁，而堅之取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麁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麁敘，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卬。」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口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甚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以寧，然猶曰：「一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

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觀，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于彼已，將強敵弱，則利于進取；將弱敵強，則利于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

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捲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于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

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乎，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廬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遂言于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上，喜于來蘇，庶幾國取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車勒使人脩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唯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

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尙可得乎？

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願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尙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弑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

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商臣之亂，華甯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

何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言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綯，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行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縉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大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滅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

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尙可非乎？雖然，萬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輩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副，子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德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乎！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線，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營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營。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子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宇文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狗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

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至，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次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朝，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

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功成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卷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之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持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常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亦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

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揚慎矜王錡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

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鏘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鏘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鏘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瘵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水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

無年，魏劬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無疑，何哉？其後崇璵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變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難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一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會，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

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招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

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錢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

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利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

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墜蔽，下不怨讎，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憐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藜，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己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旣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

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涵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灰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

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擊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帥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婚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旣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旣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

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願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相，除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善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貴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三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

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芄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誣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

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還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諸帥皆報下太遠，故君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爲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異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有莒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昇之

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旣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

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

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粟之饒，兼玉帛子女之當，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醜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日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為禮義，吾無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囊據郡縣，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李吐蕃之變乎？

卷十二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子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處，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

不聞咨議，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蠱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救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卽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煥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

韓選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陝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俟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頤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各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屢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

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

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鵝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

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

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欽續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

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

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

大乞官觀自便，不須貶竄。鞅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建之。

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鞅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詐，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鞅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邱，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邱，別行他禮，或大饗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邱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

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博及上下。一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獻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邱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

●至七，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苦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嚴禮日隆，灑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浚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

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

於是朝廷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御，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饋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邱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

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一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

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

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各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丞監，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冑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二部以辨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費，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費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

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命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

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深內銓今侍郎左選者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根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卽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竣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尙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竣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卽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卽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尙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卽於功利卽背前約以立額日裁省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卽爲撥出上名於他司問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界微仲專之不復經三司法出中外洵洵微仲卽爲御史所攻永壽亦以姿橫贓汗以徒罪刺配久之。

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卽命徽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待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旣誦服伏蒼鳳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卷十三 穎濱遺老傳下

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兼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在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

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蹠，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尙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

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

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尙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辱，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

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名，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害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廉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鞏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觀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懼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密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汭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尙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覩，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

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

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有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析躐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自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取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紀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勗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錢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詈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

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尙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闢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

六年春，詔除尙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尙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卽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源，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苑育種誼等，又皆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卽平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十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責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

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一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徽謂：「徽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徽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徽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詭倂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願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華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徽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徽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徽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徽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徽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

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救。」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識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救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救，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救。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倅然不服。學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

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淤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卽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

入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徵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卽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卽塞此三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暫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尙作此言，况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微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元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旣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暫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徵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論之。徵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日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徵仲卽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卽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恣意旣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掃繩，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掃繩，約令北流入東，卽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繩數。安持恣意復露。第三次卽乞留河開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留河門，卽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問工房水監兩

事其一，勸學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勸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

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纏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入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卽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爲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卽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旣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爲然。旣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海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

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卽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尙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

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以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輟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輟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尙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竇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輟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聖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衙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隳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徇徇者數年，又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

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卽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卽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詞官。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願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

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子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穎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子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親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於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卷十四 冊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進冊文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

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甯，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諡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秘，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於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於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敘，稽於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袤，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裁害，間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茲，一聞信義，斂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於中，實大又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於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取足於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是長樂之故，是以貴思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卽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閣，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臣風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攜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諱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

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諡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賁于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附進諡冊文劄子

臣奉敕：「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并書諡冊諡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入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諡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皆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詔二首。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詔。

擬答西夏詔書

鴻惟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繼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壤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戰兵以戾，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救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尙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尙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策題二首

擬殿試策題（元祐中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

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取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也，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於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於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卷十五 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手詔（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邱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寔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饗，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圓邱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願饗，中外蒙福，百有餘

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饗廟之制，尙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期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公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視祀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敕，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劄子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圓邱，祀前親饗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於此。

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饗德，四海蒙福，則其効概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他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旣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敘三首

元祐會計錄敘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察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遠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

可得而言也。

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出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祖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官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殫矣！

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

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

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收支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井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願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

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爲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

四人，今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爲諸曹郎中）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爲員外郎）今爲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爲博士）今爲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爲三丞）今爲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尙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

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缺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其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敘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動力之

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養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監聽，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

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

古者治民，必周之。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能制其貧富，不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至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少晦，密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

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毅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

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敝，實召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如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得有考焉。

卷十六 劄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遠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

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摶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况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不論之，則當使臣躡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穎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况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遠譴責，恐臣挾朋誣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

易，卽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同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述。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爲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况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隲。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竣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爲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埃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諡劄子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諡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諡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祈，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諡。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爲徽之請諡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祈請諡曰「景文」。

「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訓，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

助內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

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關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苦急。緣此水勢臥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尙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掃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掃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掃，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掃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卽又奏乞北流河門，

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僥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此堰，欲盡留使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卽是用河上諸掃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卽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壅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誤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副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誅讒。」取進止！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
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卽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卽依奏之言，深爲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參假之後，必不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郡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爲然。况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參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可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

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射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登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隳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愛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

今，已是半年，臣等才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讎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願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匆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卒，可有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盡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浼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祇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

蘇子由樂城後集 卷十七

一四二

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
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